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禮部集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禮部集卷十六

元 吳師道 撰

題跋

陳森詩後題

金華陳森茂卿善為詩年三十以死其友黄君晋卿訪遺稾無得追次所聞凡十四首為之序反覆致意且懼弗能使之傳余讀而悲之昔李賀早死李藩求集其詩

訪賀親故或恨其負才取而棄之嗟夫有才不幸而又湮沒於俗詩人之志終不可以伸已森之詩清峭刻厲聞其人恂恂不出門户甚矣苦心思背世好不幸而止是也彼聞者將深悲慘痛尚肯并棄其詩而其存者抑何艱哉雖然文章之於世軋於彼者此或茁焉固有卓然絶識之士遺之以不朽李賀之詩今之誦之伊誰之力也或又謂詩人多窮才者多夭此又不然賢者貴而仁者壽理之常也而相植實難今夫世之老壽顯榮

生無以踰人死無以垂後泯焉草木俱腐者爲不少矣以此方彼又何如哉詩以工而傳森詩誠工使得黄君數十輩風聲意氣曠萬里百世而相感奚必借助於顯榮者而後能傳耶君又何懼焉烏乎斯言過矣聊以申吾黨之志云爾

登瀛圖後題

文皇延攬英才當其開天策府時此十八人已爲之用異時房杜爲元臣餘皆忠清英亮宏碩藻麗蔚然臺閣

宰輔器計其相為討論非但文藝之末而已愚嘗考之史而竊怪許敬宗者亦在選中敬宗諂事武后附李義府殺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輩名汚天壤間文皇固未料其晚節使此十七人而與之同列豈真鳳麟之於猰犬哉千載而下當有聲其罪而削去之者

洪範謝氏衍義後題

洪範一書有大禹之言有箕子之言自為紀傳其文甚明而傳注者昧焉孔子以初一曰五行止威用六極為

禹所第叙而不及其餘中又頗有錯簡先儒或止見一二而未究故讀者不能無疑謝氏章作衍義攷圖數之錯綜而推極其變萃經說之精要而發明其遺可謂用志於此矣但其開端之說引禹謨九功即為九疇謂範乃箕子所自陳因九功而演者其言曰六府繼以三事五行繼以五事九功繼以戒休董威九疇終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禹列穀於金木水火土之次箕子則專言五行而以稼穡歸之土之甘三事行為五事正德行為

三德五事八政無非利用厚生之本五紀庶徵莫非五行之逆順至其次序或有差互則若易先後天之不同其言灼有明証若合符契夫以二篇相望於簡冊之間數千百年習而不察謝氏獨能舉以為說亦異矣竊有疑焉神龜負文禹則之而叙以為疇若五行五事葢已次第而定每疇之下又條陳其目若一曰水二曰火之類皆禹本文自水曰潤下而降乃箕子釋經而為傳餘疇皆然惟八政一疇獨鈌爾且禹謨曰功洪範曰疇二

字未嘗互見謨陳德政教養之事範著天道人為之蘊
範之體段固大於謨彼所云功者指其成績而言可言
順而不可言逆可言吉而不可言凶若六極者亦可以
言功乎戒休董威義主勸督九功之事曰休曰威雖與
作福作威者類此特指君之所得為而福極蓋有君所
不得為而多係於天者矣使謝氏而曰禹因九數故功
亦以九名而事亦出於範互相發則可直以為洪範有
數無辭大經大法皆出於謨是則不深考禹經箕傳之

過也昔南豐曾氏亦嘗謂謨言六府則範言五行六府次以三事則五行次以五事九功言戒休董威則九疇言庶徵福極帝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嗚呼為是說者其非謝氏之比矣謝氏其勦以為已說而故異之者歟故凡讀書者必先畫句段正文字辨述作而後義理可尋不然則雖善其說而攷証踈攷証踈則乖剌抵捂而不合不合則又何足以為之善耶吾鄉仁山金先生嘗深究洪範之說而定著經傳見於書表注今亦頗行

於時愚不復述之特辨其大旨又使後學者知其表注之為有功云

題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後

樊紹述作絳守居園池記文體奇澁讀者不能句前代為注解者數家趙仁舉出近時宜益詳且精余視之尤踈陋因是為正十數條并補其闕遺者著於左方按紹述文甚多鮮有傳是篇獨為好事者蓄示詭異抓倀淺以資笑甚矣人情之好奇也當有唐元和長慶間吕黎

公以文雄一世從之遊者若李翺之純皇甫湜之健張籍之麗郊島之寒苦巨細無不有而號稱險怪奇澁者詩則盧仝文則紹述惟韓子兼之故月蝕詩効盧銘樊墓用其體若將納其横騖属其殘斷而矯其甚者夫韓公之奇奇之正者也二子之奇奇之偏者也文章貴用意不溢於正而奇出焉蓋非能奇之為奇而不能不奇之為奇也是作也其出於自然耶其有意為之耶識者其知之矣然昌黎盛推紹述謂其詞必已出至不煩繩

削而自合文從字順則其他文殆不盡若此矣或曰予譏時人好奇復從而辨釋之不幾同浴而笑其裸裎乎曰非也周誥殷盤有奧義缺文焉彼誠不可以意通也而此也飾夷以艱襲貽以幽易常以異徐而察之闕可見矣彼解者疲情畢力而猶惑焉則樊子豈非過情者哉

書韓幹馬圖後

明皇在御日久宇内承平畜馬蕃息内而帝閑外而諸

監記志諷詠可考也故其神駒駿骨往往而有一時曹霸韓幹輩復以善畫馬著稱人物之適相遭非異事歟吁開元之盛極矣凡天產而地生者莫不豐衍洋溢況於馬乎馬之盛而奇者出焉理固然也方姚宋柄國羣賢遞升名卿材臣不可勝數波及於一藝者特其餘而亦皆精妙絶倫非後世之所可及也夫人事氣化感應相尋而至治休明之效君上涵育之澤著驗昭灼葢如此況夫治世之隆鳳儀麟出而比屋可封祓堅執鋭左

右服御者莫非聖人之徒詎不信歟廣平王氏家藏
幹畫流傳甚遠其為真蹟無疑余獨尚論當世之故而
重有感也豈徒賞好云乎哉

跋李息齋墨竹

文與可蘓子瞻仙去二百年墨竹一派今薊丘李公得
之其用意命筆天趣冥會等而置之未易優劣也或謂
二公在當時雖貴重而困悴流落亦不少竹詎能救之
哉李公今方以此上當天意寵譽赫奕抑榮矣愚謂士

之用世以學術政業而藝事乃其餘三君子之道一致也然而遇與不遇有命也此君何與焉因覽此卷并識其語

四皓圖後題

子房招四皓定太子司馬公疑其黨子拒父於通鑑不書朱子綱目著之而嘉其有合於納約自牖之旨至其序鴻鵠之歌則以為子房特權其正且重者存之而為是甚不獲已之謀二說交致其意而吕成公謂其有合

於首止之義所以論子房者備矣愚何敢復續嘗以四人出處論之嬴秦流毒天下人孰不欲去之桃源之名後来始聞計其投荒遐竄深密惟恐不與世隔爾商山聯接關洛近在秦楚兵爭之塲隱居則非其地也身之隱矣人宜莫之知而謂帝不可屈致者則在當時魁然之望甚接於人也葢四人者負高世之才當搶攘之秋將以大有為恨時之不當而老之至也世有文王則若伯夷太公起而歸之而又義不辱於慢罵之主一時詞

禮勤厚而其事則將以定天下之本亦非區區者是以果於一來事成計定脱屣而去不知其終夫豈尋常之為哉世之贊者雖僅得一二至論其初節則直以為避世深藏之倫殆未知其心也近時保郡劉因名士也其題有云驅馳恨臣老避世豈初心與愚之所言犁然而有合惜不及見其人而與之上下其論也

跋跨驢覔句圖

驢以蹇稱乘肥者鄙之特於詩人宜甫旅京華白遊華

陰島衝尹節浩然鄭棨傲兀風雪中皆畫圖物色也杜巋然詩祖忠不忘君不可尚已李豪而孟質賈寒而鄭陋不但其詩人亦似之予嘗評其優劣如此第不知此卷所寫何人識者自能辨之

徐忠壯公事實後題

始余幼時聞里中徐為姓者曰忠壯公徽言之後少長閱宋史見其以建炎間死晉寧之難論者謂其攻禦偹盡力屈不污與王稟死太原同科又知公生於衢與吾

里壤地風氣相接忠勇挺然使談者不敢以脆弱槩亦偉矣欲從其家求觀遺文舊事以究其平生則皆無以應者然其他族在西安龍游者猶盛一日其裔孫某携公事實来告予若銘狀傳誄及當時褒䘏甚具既讀而知其詳某謂是編曩嘗一再刻今不存將復刋以傳并以郡乘野史凡士大夫所録與夫公之先世一門行業可考者裒為一編又以譜系附焉謂余盍有賛余惟忠臣義士蹈白刃死城郭封疆豈將以埀名計邪就使一

時不見記述堙滅無聞其磊落軒天地者固自若矧能言好義之士何世而蔑有邪忠壯公所立如此國史載之天下後世誦之伊誰之力也吾聞孝子慈孫所以論著其先祖者其心無窮子孫記之而後他人誦之宜也他人記之而子孫忽忘焉吾不知其何心也忠壯公之為忠也其子孫能是孝也見其忠與孝而樂為之稱道者秉彜好德之心也是編之成又豈一家之私榮而已

趙氏壽詩跋

人於富貴利達皆可以力致其不可以力致者有二焉曰壽曰賢子孫是也壽而有賢子孫者鮮相繼而壽又相繼而有賢子孫者尤鮮夫人之生美惡厚薄禀於天惟善可以自致然善而獲報則亦天也兼其美且厚者而食其善之報固造物之所靳哉廣平趙慶甫嘗為運司幕官退而老於高沙之上今年八十高沙之人士相與為歌詩以頌公先是慶甫之尊翁八十時其鄉之貴公名士亦有頌美之作至是而再見真盛事也慶甫之

孫仲敬為南臺掾以今所得詩求草廬吳先生叙之繼而作者未已復以命予予知趙氏之再世之壽覽諸公之稱述觀其家之慈孝又知其累世而賢殆所謂禀之厚美而積善之獲報者歟雖然余因是而有私感焉余家先大父壽九十今予之親且八十矣比嘗迎以来而意輙不樂日夜念鄉井故舊竟舍而歸區區微官不能使其親志娛而心安尚何以為子予祖父之壽幸與趙氏同而視仲敬之所以榮其親而耀於時者百不逮一

俾叙此卷豈不愧甚矣哉

金蘭庭詩後題

蘭庭先生金君名似孫字叔肖先世在宋為富家其父之焱字仲華由太學舍後登淳祐七年進士第官至工部架閣嘗考試吉州文山出其門文山領兵赴杭州過蘭溪以里第故戒軍士無一人敢登岸者其尊嚮可知也君少儁敏強記工舉子文科既廢遂一用於詩清新警拔有思致善諷切人世改事殊衣冠喪氣里中暴者

挾感恣睢惕君甚君終抗不爲屈又傲俗寡交好使酒
多與人忤葢所負素高故也既鬱不施家事益落感激
悲憤益發於賦咏間歿纔五十有一子先祖父自架閣
公時繼館其門君實嘗受業緣是後遂爲姻家吾祖晚
年舍君無與言者不數日必相過過輙命觴笑談酒酣
雅歌或散步郊郭閒竟日留連小飲未嘗不操几杖從
後少長學爲文辭每見輙舉之今猶能追憶其言也君
歿時予尚幼故書遺藁皆散軼于家所有唱酬者無幾

獨知於介翁集為全然依韵盡和非涉自然今選若干首而以他篇附焉烏乎士之傳世功業文章而已功業固不待文章而傳特窮微在下文章雖善不幸而泯沒者多矣若金君之自負其才不屑干俗殆古之所謂狷士其詩觸事感時豈不足以自附於風人之列而今鄉人道之已少更數十年將并其姓名莫之識豈不甚可惜哉余非能張而大之念累世事分之深其僅存而可傳者不容棄絶於予是亦義之所當為也異時采民風

述郡乘尚論吾鄉人物者庶有考於斯焉

桃源圖後題

昌黎韓公有桃源圖詩則是圖已著於唐其詩首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末復云世俗寧知偽與真蓋未以陶翁之言為然且古今所傳避秦者茹芝之老採藥之女入海之童往往不少桃源事未必無特所記漁父迷不復得路者有似於異境幻界神仙家之云此韓公之所以不能無疑爾愚觀陶翁氣韻淳古寤

寐羲皇遺罹叔季慨然篡萃之際可感者何限異時所賦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黄精爽今何如慕且如此計其於桃源固所樂也聞願言高舉於此可以知其心而事之有無奚足論哉評是圖者試以愚言求之

邵氏今是堂藁跋

吾鄉先輩宋南渡後如邵公囦應公鏞特深究經學邵于易禮部應于易書禮皆有論著成書邵即朱子集中

所稱長沙博士以張宣公三家禮範及公釋奠儀式刻之學宫者也余嘗見應氏書約義及於衛湜禮記集説間得所引一二他則未之識淺陋自愧二家子孫或謂無傳者意其閟之爾不然豈不甚可惜哉今是堂槀者邵公所著也其曾孫均示予往往賦咏䟽記之作該洽贍麗皆可傳頌因範藻以驗其根底則公之學之藴亦可得之於此矣又如朱子在湖南嘗薦之有云文學自將誨誘不倦者夫其親遇已知如此尚何恨於仕之不

大顯學之不盡用耶邵氏由今是而益盛世殊事改流風就泯是編均所訪求云得之荛竪之手者方困悴中衷纂世勤懼貽後之弗繼藹然孝子慈孫之心可厲薄俗倘易禮二書存盍并廣其傳今是之不朽本在兹與

跋東萊手書張孟遠序

朱子賛吕成公云一身備四氣之和狀公之德最盡百世下宛然如親見焉嘗聞公少年頗嚴急因讀論語躬自厚薄責於人章氣質變化德量寬宏其自治勇而所

養純可知今觀送張孟遠序盛稱其橫厲超軼明雋閎達道古今角詞章頗以為弗如而其所以自况甚謙甚約意若不滿於張者豈其恃才負氣而不適於中和抉記誦文詞之習而未能進於道與得公之言以藥其病其受賜也厚矣夫世之病是者多倘獲覩是篇而受公之賜亦孟遠有以發之并受孟遠之賜也愚忝公里人沭麗澤遺教輒以所見附於後不自知其當否也孟遠名杰衢人張漢伯澄之孫漢從韓世忠討汝為戰死者

孟遠師汪玉山甞見張魏公公奇之復從朱張吕三公遊後上書忤趙雄宰安吉大水蠲民租額守怒上章求避孟遠亦請祠遂不出其人亦可尚也

跋李安忠畫鼠盜果

徐崇嗣嘗畫茄鼠圖今李安忠畫鼠啖荔枝蓋同一機軸世之可畫物甚多而彼乃用意於鼠亦異矣使觀之者變憎為玩豈非筆墨之妙足以移人也哉

東坡贈巢谷詩墨蹟春雨如塵暗云云

蘇文忠公贈巢谷凡二詩此篇與元脩菜是也皆元豐六年在黃州時作吳興施元之及其子宿吳郡顧景藩同注公詩後出頗精篇中第十六句作寒螿呷此作寒蛩又云今成都府治石刻一瓢字作一尊及元祐間所書者如此則公手書是詩非一豈其不忘相從憂患中故邪覽卷使人想其風槩

題謝君植吳立夫詩詞後

延祐庚申冬余北上過彭城黃鶴故基俯汴泗交流四

望青山逶迤殘冬參差孤城低黯問戲馬臺何處同行吳立夫喜為詩予因相與誦蘓子由黄樓賦文文山彭城行為凄然而罷後三年之淮東泊舟京口遇故人謝君植飲酣同上北固多景樓時雲物晦冥風起浪作江中来去船千百遠若凝立不動者望維揚隱隱凄涼滿目君植善樂府因舉辛稼軒姜白石舊賦一二闋悲壯頓挫使人涕下不自禁倏忽十年思二友未即見一日閲故紙得所寄他詩詞聯綴成卷念昔遊所欲賦援筆

記此倘有二友作必能道余所不能言感慨激烈與古人爭雄異時庶幾見之

劉漫塘語録後題

漫塘劉先生德行文章師表當世小試令長顧時事方異即遠引高蹈其後雖諸老極力招致亦不變其志抑偉矣某来宣城獲觀學宫所刊語録而先生之曾孫善餘亦僑寓是邦出所藏除籍田令直秘閣領祠官特授將作少監諸告身乃袁公甫撰墓銘太常考功謚議請

之凜然起敬獨恨全集未見爾語録者王使君遂得之於先生之子汝進裒集家庭親友所記序稱十一卷今十二卷第三條論作時文云云注已下疑可削字此條詞旨鄙淺無乃增益者非歟然第四卷二十八條所云亦此類皆當在所去也其論欲學聖賢且學孟子則與先儒孟子才高難學之旨異而謂程子氣質之性氣對義理字質對性字之性字贅竊謂程子以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對言正大有功於論性者不知何故為此說

也生晚無從質正姑識所疑

十二卷第三條作時文云云如街市旋蒸熱賣　第四卷二十八條作文字法尾要有新意如作雜班末後令人歡喜

古三墳書後題

古三墳書一卷宋元豐中毛漸得之唐州比陽民家紹興中沈斐刻於婺學近歲火板不存予從張子長假其書讀之所謂三墳以山氣形爲別以伏羲連山神農歸

藏軒轅坤乾易合其目墳各有傳又有姓紀皇策政典之篇後序稱天復中青城山裂石中所得不云何人亦可疑矣仁山金先生謂周官外史雖有三皇五帝之書未聞墳典之名倚相所讀或别有異書爾序以為堯舜有二典遂引三墳五典配三皇五帝反滋紛紛伏羲之書莫大於卦夫子從而翼之倘炎黄之書存安得而不録後世農家方技及老莊書所載往往傳述失真近時三墳書出張商英家且古易既有六十四卦安得又有

三墳龜山嘗辨之此以理而推其偽者也三墳漢藝文志已無傳隋史載炫撰書百數卷題曰連山易予長謂此書卷題不同亦非炫所撰者天復乃唐末號去之二千年一旦復出裂石所得尤涉怪誕按晁公武云張商英偽撰蓋得其實矣既明其偽固不足深辨畧舉一二以見撰者之謬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先儒不知先天之義故多誤解今其言曰混沌為太始其數一一為太極天地之父母一極易

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為天地之變太易之數二二為兩儀陰陽之形謂之太初為天地之交太初之數四四盈易四象變而成萬物謂之太素為三才之始太素之數三三盈易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倫也其言顛倒錯戾漫無紀統而自比於易可乎夏書政典云云先儒皆以為指羲和林氏獨謂上文邦有常刑干先王之誅文意已足此乃戒吏士之辭故金先生表注因之其説正矣豈區區摹擬傅會

者所能知哉且諸儒皆不信具書而毛漸沈斐特信之亦好奇之過爾斐亦衢人字文伯嘗為婺之教官所著春秋比事陳亮序以為湖州人陳振孫謂湖有沈又伯名長卿不名斐今因此書題識知亮誤也因并記之

百丈山鍾氏田劵跋

百丈山在洪都為名刹有田若干故鍾傳業也傳起微賤遭時稱雄擁數州地區區土田再世已不能守向使散落民間誰復有道其名氏者乃今得托名山以傳豈

非章耶東陽輝尊師閱視故劵整此而表章之參政耿公文叔序其事甚悉愚嘗一至西江識公其人寛厚長者言尢可徵此軸又遂為山中之寶物之係其所托者如是亦可以有感矣夫

歐公書州名急就章跋

漢黄門令史游撰急就章多古語古字顔師古注之朱子嘗校其文而近時王應麟復補顔注甚悉歐公州名急就章一時以文為戲而音韵恊比别出新意亦竒作

也公嘗修五代史著職方考列州名於上悉就之作其
肇端於此乎其文雖少而該括甚多使有為之注釋者
豈不勝於他域等書顏王輩人今豈無之耶抑有之耶

潘𧟒我所作葉審言字辭跋

審言主簿將之官晉江過余蘭臯持其冠時鄉先生潘
公所作字辭見示審言惟不忘家庭之訓與其執友之
言樞機之發日慎一日式克至於今兹也矧莅官臨民
規條萬端約而攝之又豈出於謹審之外審言固將益

充其持守之功而坐致夫敬信之效矣予家祖父又獲交於菊莊先生而審言與予契分彌篤凡其家所藏前輩片言隻字無不得觀而此紙特未之見耳潘公自云辭做蔡忠惠公令觀其字亦如之玫之嘉祐間蔡公書授子旬正泉州安静堂者晉江隷泉城審言往焉以挹其高風祝頌稱願之辭殆有先兆非偶然者因喜而書之以識别云爾

趙子昂書東坡詩

東坡先生月夜飲酒杏花下詩風致流麗神情洒落子昂每愛書之亦其平生有契焉耳予評趙公之書當如蘓公之詩不知後覽者以為何如

鮮于伯機書太白詩

大德丙午某侍先君應奉在仙居邊尹世安出所得詩一軸示予中有此紙愛之因求以歸太白詩不待賛矣伯機所書遒勁奇逸尤其得意者時時把玩諷敬亭山之句知屬宣城而初漫不之省也後二十年當泰定丙

寅予為宣錄事歷五年而去山有裴公寺梓華神祠葢禱祀所數至因得窮極幽邃道由書堂寺黄蘗泉在高林窮谷間每因送迎輙憩其旁竟日而返居城中出門即與山直朝夕在目中所謂相看不厭者真成先讖人生行止豈不有定數耶予嘗觀覽圖史知天下名山川處比南北數千里行所歷無幾異時天啓其逢畀我竒觀豈直敬亭而已哉

東坡二帖

右大蘓公手筆前一帖爲陳輔之之書也後一帖慰黃寔師是狀也輔之母陽人每歲上冢金陵必至蔣山訪楊德逢所謂湖陰先生者嘗不值題詩於壁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年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德逢稱於荊公公有尋常百姓之戲亦有詩贈輔云南郭先生比鷓鴣年年過我未愆期休論王謝當年事大抵烏衣似舊時正指此也當公用事時閑與不通及退歸從之遊因坡公稱此益知其爲人又坡與

之帖云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又出望外此在毗陵屬疾時時輔来訪其於蘇公亦甚惓惓矣師是本末集賢袁公熟聞之奉化黄氏者跋已悉按師是毋章碩人惇其舅也子由官陳州由是師是二女皆為其子婦迨遜所娶是也哲宗嘗欲召用林希以是沮之終寶文閣待制知定州而卒輔之雖遊荊公而尤厚於蘓師是雖惇甥而與蘓相善至是斥於其黨二人出處不同而尚德守義不為勢

利回邪變易其賢一而已敬仰高風因識其後

跋趙子昂帖

子昂學士自其尊公去吾里久既自著其甲為吳興矣觀其荅陶士元書既以得叙親情話為慰又以見故鄉景物喜不自勝藹然桑梓之情猶足以勵薄俗獨恨某晚小子不及一識之面耳

吳存吾書

存吾先生墨蹟予在宣城閱視既多嘗評其秀勁似顏

魯公蔡忠惠竒逸似米南宫至其髙處時出入章草二王亦近代之絶此幅醉墨怪豪神氣飛動超乎畦徑之外可喜可愕尤與常所見者不同也所書詞乃康伯可雪夜促蘸養直赴溪堂約者一本楊花作梅花月破黄昏作月滿前村說者謂楊柳一物黄昏與夜意重複愚謂前說是矣黄昏字用林和靖詩語意非指夜也改句不逮遠甚又有改江漢為溪吹下紛紛為飛下同雲皆陋語耳

杜端父墨蹟

杜公世居吾鄉之紫岩諱汝霖者字仁翁學於安定胡公嘗為李公擇所稱其孫陵有五子旟伯高旃仲高斿叔高旞季高旌幼高伯高登呂成公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父咸稱其文淳熙開禧中兩以制科薦有橋齋槁仲高占湖漕舉首吳獵楊長孺與之善著杜詩發微癖齋槁孫得之為序叔高嘗問道朱子與辛幼安諸人遊端平以布衣召入秘閣較讎李幼文皆相

上下幼有粹裘集葉正則序人稱金華五高而伯高為最顯子去偽旃子去輕斿子去非旌子去華亦皆有名守臣趙汝騰嘗薦去偽請官之其子濤之若川湖春秋領鄉貢易世後感激自悼矯行晦迹寄食西峰僧寺而終自汝霖至濤之六世仕雖不顯而文采聲華聯襲不墜亦吾鄉罕有也此帖乃去輕手筆蓋先大夫碧溪翁之友愚幼及見詩帖尚多今存者止此當宋季士競舉子習而杜氏一門子孫咸尚古文章今里中殘碑斷碣

可見者悉有家法下至字畫亦異此紙尚深得山谷老人筆意要非不習而能也愚嘗觀朝野雜記杜斿誤為杜福續郡志者又泯其名今遺澤既斬傳裔殆絶矣每惜其片言隻字輙取而録之於此又因詳著其世及所見聞庶来者尚有攷焉厚齋者李鏞伯韶括蒼人僑居金華甲下字訣考其詩當是甲子云

題子華子後

予㓜時見鄉校壁間石刻朱子與杜叔高書稱子華子

非常可笑者識之而未見其書後購得而讀之又攷朱子疏辨其可笑之實竊悼夫為是者之枉錯其心也朱子以書出越中恐王銍姚寛所為晁公武以為元豐後舉子所作葢因其中多字說淺謬也愚謂其偽之顯然易辨者孔子遇程子傾葢見家語子華子說韓昭僖侯見莊子戰國去孔子世遠二人而合為一茍以莊子為寓言則陸德明云魏人者必非妄也永嘉葉適最尊信之至怪孔門弟子無記者孟荀漢唐之士皆以為異說

望而棄之適於古人可信者往往摘抉譏訶而於所不可信者獨堅亮而深取之不識其何說也二後序一稱默希子默希者唐南岳道士徐靈符號嘗注文子即其端所謂訓觧元通經者蓋其人以是書至唐始出故依託為之又云讀吕氏春秋見子華子云云今第二章丁氏穿井得一人之説即吕覽所載剽掠可以驗也一稱釣磯叟者辨令書没晧僖侯一則其意又使人致疑於莊而証其為寓又以實其編離簡斷非全書之語尤為

狡獪善眩而孰知夫人之終不可眩哉輙因朱子之言而摭其遺

道冲師書山谷煎茶賦

癡絶禪師道冲蜀人也書山谷道人煎茶當宋淳祐中傷蜀殘破至於泣下夫其置身方外猶不忘國家之戚非直鄉土之思而已使當時士大夫見之能無感於心乎

范元卿書帖

此吾鄉范端臣元卿舍人書也元卿問學該洽詞翰奇逸豈惟負才過人蓋內而父兄之漸摩出而與紹興乾淳諸賢遊亦一時之盛也和詩稱三一叔者名津字茂通香溪先生浚字茂明闕之從弟而元卿父謂載茂則香溪之兄也詩有蠻雨瘴烟人歸壠北之句蓋元卿以乾道庚寅守晉康癸巳出嶺此當在其後也與德章秘校帖乃里中陳氏元卿屢和其詩以見於蒙齋集中也

北山遊卷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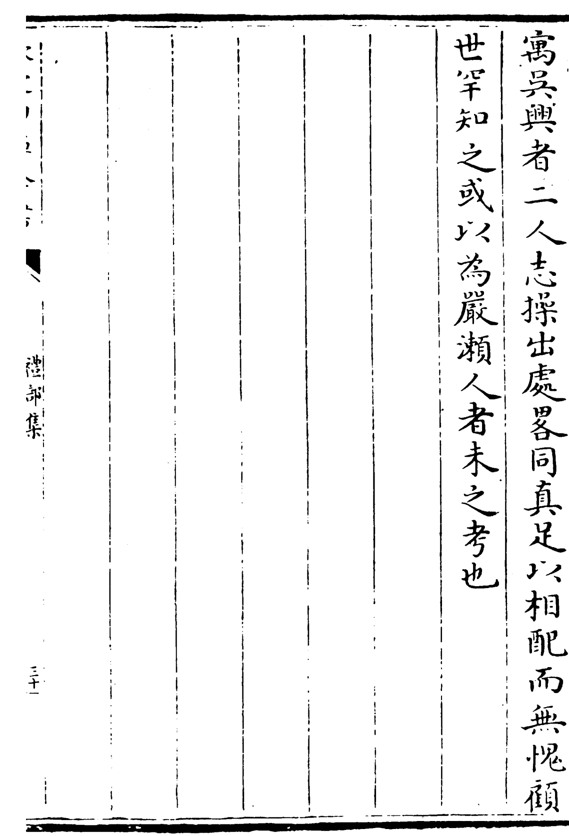
右北山紀遊詩文一卷金華葉謹翁審言義烏黄溍晋卿蘭溪吳師道正傳東陽張樞子長釋無一之所作也自至大庚戌距至順癸酉二十有四年閒凡屢遊五人者雖不必俱而遊必有作妍唱導前清和繼後或覽勝發奇或因事紀實凡登臨之美朋從之樂懷賢悼古之感所以攄一時之興而不泯於異日者悉於此乎在矣靈源草堂煇師及其弟琳公博雅好文凡吾徒之作前後裒輯無遺者出以示予遂繕寫成卷而復歸之草堂

因念始遊時審言年未四十為最長晉卿次之師道與一公未三十子長未二十也今壯者老而少之齒已過於昔之長者矣其間儒墨之異歸出處之殊致佚勞欣戚之不齊可感者何限幸而相視無恙履屐之力尚強夙好不渝泉石之樂如故豈偶然哉更二十餘年不知當復幾遊而所得復幾篇僕尚能屢書不一書而已也

題潘默成贈方仁聲詩後

學道悠悠未見功敢言凡質下仙風他年一鉢江湖去

先向苕溪訪葛洪㸃成潘公送方仁聲詩也前有序云公吾里人客寓吴興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晩得官無仕進意築庵西溪名白雲茅以衛生養性為事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凡二百餘言稱重甚至真蹟藏柳道傳博士家按方一名勻當政和乙未年已五十是時士之稍以才藝名者有岐路可競進而超然高舉如此豈非賢乎所著泊宅編十卷行世泊宅在烏程相傳張志和浮家泛宅之所因號泊宅翁蓋志和亦金華人而



寓吳興者二人志操出處畧同真足以相配而無愧顧世罕知之或以為嚴瀨人者未之考也

禮部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四百六十九 集部

禮部集卷十七

元 吳師道 撰

題跋

羅隱甲乙集讒書後題

右羅隱昭諫甲乙集上中下三卷讒書五卷淳熙中知新城縣楊思濟所刋者予嘗覽唐摭言載隱開平中罘徵夕郎不起羅衮倅姚公使兩浙贈以詩有向夕便思

青瑣拜近年尋件赤松遊隱荅云云今集中無之按陳氏書録稱甲乙集十卷與此不同疑此非詳本又有集五卷湘南集三卷及淮海寓言今皆未見無所考也虚谷方公引方輿勝覽取杭州圖志謂隱光啓間為錢塘令辟掌書記為給事中遷發運使皆錢氏除擢而歐陽公吳越世家乃稱為錢鏐賓客以為疑愚考晁子正云隱舉進士不第從事諸鎮皆無合而歸錢鏐辟掌書記歴節度判官副使奏授司勲郎中柰祖以諫議大夫召不

行魏博羅紹威推為叔父表薦給事中卒據此則表薦為給事中乃紹威非鏐也而隱說鏐舉兵討梁正為鎮節度使判官時事方公皆不之考吳世家書隱為鏐賓客乃鏐未為節度使景福二年以前其辟掌書記必在後他志所傳豈足據以為信耶吁世之稱隱者類以為詩人見其所著亦不過以為不遇而憤世者耳而孰知其義不臣賊之意凜焉古烈士之風偉矣哉自羅宏信厚事全忠紹威既臣屬之全忠至以女妻其子紹威卒

於開平四年給事中亦梁命也與諫議大夫之名何異而謂隱從之乎摭言所謂不起者得其實考其年歲亦合可徵無疑愚故備書二詩以附今甲乙集之後而著其說如此庶幾隱之志益以明而世俗傳聞之謬識者必有所折衷矣

東峯亭記後題

馮宿拱之東陽人在唐有顯名韓公嘗與之論文則其文亦槩可知所作蘭溪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脩辭清

麗叙述有法釋乾覺亦住靈隱今為聖壽寺亭在其東偏舊置碑學宮背刻嘉定中朱吕二先生祠記葢亭廢久矣石斷為二相傳趙氏子自負博聞或以問之不能對恚撞之中殘缺凡五字今文粹本多異而義舛參校以補其四他悉從碑定録焉獨邑宰洪君名士適當碑首行最下處字滅非斷裂致然紹興時洪遵修東陽志已云無所考矣按蘭溪自唐咸亨置縣歷五季而宋凡數百年其間豈無賢令若拱之之稱洪君在當時為曹

成王皐盧羣所知則其才其政信有過人者又託顯人之文以傳而竟無傳惜哉然洪君之名雖亡而實不泯則因馮文而著猶不亡也吾邦祀德頌政之碑非無大書深刻顯列姓名者而顧無一人道之則其幸而存曽不若不幸而亡者之為美世之是非未嘗不公也而又豈繫其文哉使凡為吏者修其實而不務乎其名則碑之有無皆在所不論奈何其為之者之不已也吁盍亦因是而知所儆乎予又嘗攷郡志令洪君以下有張綱

周顯德中有陸光餘皆無紀近世壁記末亡時聞長老談其闕者遠則舒邦弼汪文衡近則孫度高參不過數人是數百年間所稱道者僅止此可勝嘆哉因并記之以示來者

趙彦衛補定安公紀後題

江陰趙彦衛作西漢定安公紀補首書元年四年書策命孺子為定安公五年至十八年每歳首書公在定安其說以為孺子雖幼實係大統公在乾侯聖經可法意

亦美矣愚按通鑑綱目於莽簒之年注新莽始建國元年蓋從簒賊於統正統已絶之例意以孺子未立而廢不得以係統也按孺子嬰宣帝元孫楚孝王孫廣戚侯顯子同漢之近親非若呂后取他姓子比矣太后臨朝稱制莽居攝踐阼改元居攝又改初始則孺子雖未正帝位固已為天下之君矣莽廢之而猶存莽滅而復為漢若之何絶之哉又考序例云正統雖絶而故君尚存則追係正統之年而注其下唐武氏例是趙氏補紀殆

類此但其書法則有可議者不稱居攝初始直云元年三年則失其實矣莽以平原安德漯陰鬲𥁕丘凡萬戶為定安國而以大鴻臚府為公第居之則書公在定安亦為失實矣定安公乃莽所加號今既正莽之非豈得仍其號乎竊因而思以為綱目所書宜自初始二年下注新莽始建國元年初始三年以後下注莽年如前逓數而書孺子在京師仍其故稱恐庶幾得之或謂孺子立時二歳至莽滅前一年已二十歳尚得稱孺子乎且更

始既立尚仍係孺子之年乎抑據更始之年而注孺子之所在乎其後方望立嬰為帝而玄滅之則書此又當若何曰孺子者幼稚之通稱周成王一十三歲嗣位二十而周公還政猶稱孺子王於此不足病也孺子係統蓋欲正新莽簒竊之僞明劉氏之未嘗絶耳諸將共立玄而玄遣兵誅莽其事自當係玄綱目以玄不成君注漢帝玄更始元年處之當矣方望事在光武建元元年其書今當云方望以前孺子嬰稱帝於臨涇玄遣兵擊

斬望嬰幷遇害云

姚氏校注戰國策後題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注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州姚宏知其非亦注是書攷近時諸家書録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近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樸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樸之子慤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叅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集賢院新本上標劉校字而姚又會粹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

書可正者悉注於下因高誘注間有增續簡質𠛬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為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耶考其書成在紹興丙寅而鮑注出丁夘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還注説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絶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令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為删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令威令憲則皆顯於時其人尤當傳也

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䌷誤因序其說於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

宋高宗書東坡遊徑山詩濯字韵

宋崇寧宣和時蘊學有禁令德壽皇帝乃取其詩親書之一時好惡如此而廢興大故尤有足慨者矣

山谷老人帖

山谷老人贈筆工嚴永帖蓋在戎州時公嘗手書煎茶

賦云試嚴永筆即其人也此紙乃摹本後有杜氏綰印章綰字季陽仕至知英州其祖父與正獻公為兄弟綰好法書名畫見王洋字渤所為墓誌此其所摹者也黄公好書故筆工姓名往往見詩帖如允道寧吳希炤林為之張通輩可攷也夫善書之得佳筆猶良工之用利器應心順手是亦一快彼謂不擇筆而妍健者豈通論哉他如蔡忠惠之紀諸葛㽦蘇文忠之取吳政父子朱文公之稱蔡藻三公皆深於書故爾吁一技之精猶獲

附賢者以不朽況其大者乎

楊補之畫梅後有一紙書東坡詞贈彭篛青老

清夷長者子虛字學歐陽率更如睡壁軒記之類尚可見此大幅字氣韵淳古而蕭散無之殆欲哭過唐人以上尤可貴也彭青老亦安成名士與王盧溪民瞻輩遊寫梅書詞非一時蓋後人所聯合梅之妙不待賛矣

潜虗舊本後題

某少好占筮等書嘗購得司馬公潜虗附以張敦實發

徵諸論者不知何人所刻其書完具無缺意為善本也又得里中孫氏寫本蓋提刑公憲文故物紙背有梁克家為福建安撫使韓彥直知泉州時手書名當時往来書札也於是百五六十年矣持愛之甚見其文闕因以前本令學子補書之後數年讀朱子跋張氏潛虛圖記所得范炳文别本首末乃知完本為贋書赧然流汗愧前日之輕率而增加猥雜不可削除以為大恨因與許君益之言之君遂出藏本亦闕文者歸以參校用朱子

法非其舊者悉以朱圈别之仍前録跋語於卷後以識愚之愧恨又以示兒輩俾之廣見聞慎取予而毋蹈予之失也按朱子所記行變觧之數此本亦不合未有所考特命圖之後跋語之前一條凡例二十六字記占四十三字注六字所謂命圖之闕紐占法之變者此獨有之而許君本亦闕則此本豈范公所傳之舊歟因扑其二條以示許君而并記其說於此云云張敦實徽婺源人其鄉有刊本

完書又聞昭武有艮齋謝氏所注釋未見

家則堂詩卷後題

士大夫當廢興存亡之際而能秉節守義歸絜其身為清議所予其言論風旨之存者人固望而寶之在宋之季則文天祥謝枋得之詩章與家公之春秋義說是也屏岩張先生在宋師時得公所寫贈書若干篇藏家其子摳裒以為卷且推明古昔行人之義以賛我朝待公之有禮而成其志是皆民彞世教之所關者予觀家公故宋大臣遭履艱險而制行卓然固不可及及張先生

以太學諸生從主北遷例得拜官或因以致通顯先生顧以母老受鄉郡教授歸年四十既辭祿謝事從容去就亦無愧焉君子之所予以其類則家公之惓惓於先生也宜哉讀其詩想其時風覊雨紲飲泣相顧麥秀之歌其聲凄然使人悲而不禁也鍾儀之操越石之吟其志皎然使人竦而起立也吁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鮮于伯幾書贈弟桂手帖

中原大儒遺山先生嘗云有神降一士人家降

筆書云欲求聰明先須積學欲求子孫先須積

孝桂積孝矣學未致力也兄樞書

欲求聰明先須積學斯言是矣欲求子孫先須積孝是

有為而為神言吾不取也夫知學者必知孝知孝而不

知學先儒所謂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

所為出於私意政慮是爾鮮于公勉其弟以學學其可

少哉

馬氏家譜後跋

汴宋自建炎渡江中原士大夫多從而南今世易運殊且二百年子孫有存而能追記其先世者幾何人哉嶶婺源有馬氏權氏掌氏魚氏之族或存或徵馬氏有名臨翁者見予出其譜知為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遵之裔遵子咸咸子修己修己子偲皆明臣闕偲始南從者也偲而下六世至臨翁皆以醫稱於鄉臨翁與予言能歷歷道其所治療及故家遺俗事使人慨然太息人之稱世家以官以學以藝爾三者之中世學者最鮮世宦

者或一再傳藝者再三傳則人以為難而馬氏之傳且八世矣禮不云乎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况於八世者乎非其陰德之積厚不至是也由臨翁而益培之繼者又未艾

鮮于伯幾自書樂府遺墨

鮮于伯幾父遺墨世方貴重此卷雖不着題識望而知其為真也樂府詞亦其所自作前二首道退居之趣恬淡閑雅有稼軒遺山風後無題一首規模香奩花間艶

麗而媟非莊士所欲聞然古今詞人極意以為工者往往若是豈特佾幾父哉

跋輞川圖臨本後

王右丞維輞川圖既屬之李趙公後傳南唐建業文房宣和譜已不復有世所見者往往臨本也今觀領軍趙侯孟威所藏亦甚精絕可玩彼真蹟當何如耶予嘗論維文詞清雅風度高勝超然山水間疑非世之人矣而居位顯榮汙賊不能死適累是圖惜哉昔劉焘無言嘗

以麗紙寫維詩并裴廸所賦謂裴在唐無聞而詩與維抗衡其人亦可以想見予謂廸之不嬰世故高蹈自全賢於維矣因覽是圖竊倣劉意寫附其後而評之如此若其筆札之拙陋固不逮非所計也

定武蘭亭跋

友人示余禊帖云得之天台故家紙墨甚古末多宋賢題識鑒者謂定武本無疑予嘗記昔人言定武本所始或以為宋景文得諸伶人盂水清或以為韓忠獻求於

李學究李別刻本獻後宋公始購得之其說不同而咸謂出慶歷以来今此卷題天聖丙寅重裝則尤出其前以為留民間時所傳則湍右字雖糢糊而帶流天字殘缺乃薛紹彭所鑱者不應在前也觀范文正公題云才翁東齋圖書蓋嘗覽焉才翁蘇舜年當是不明指禊帖後諸公皆𦾔竊意此必他有所指而洪公景盧跋語乃明為是帖發耳歲久散逸竄錯不可稽恐覽者或因是致疑於善本故表而著之

王曾齋先生父仙都公蔣所書碩畫後題

古人之用天下其考視成敗得失毫髮不差而趨向之方設施之序未嘗不豫定於胸中不然則不能以有成矣曾齋先生之父仙都公嘗手書武侯見先主下至寇莱公出師澶淵八九條名之曰碩畫皆南北分隔之時攻取制勝之策公自有所見非後學所能識也嘗聞曾齋早慕武侯熟窺天下之勢議因蜀取秦以俯拾中原今此畫首武侯是亦家庭講聞之一驗惜乎其俱不得

諴也所謂考觀而定素者徒見於此而已揚雄諫止單于朝書有石畫字鄧展云石大也則與碩通公當是取此

仙都公所與子書時曾齋方七歲

曾齋先生之學世有自来矣先生大父崇政講書直煥章閣致仕諱師愈師事龜山楊公後又從朱張吕三公遊朱子誌墓稱其有本有文者也父朝奉郎主管仙都觀諱澥執經朱吕之門克世其學此其所與子書莫非

小學書少儀外傳之旨也先生生慶元丁巳嘉定辛未甫及大學之年而仙都公卒所謂未及聞詩禮之訓者指此也先生負才偉少即欲以天下用其身年逾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原一日讀論語居處恭執事敬而有警歷叩考亭門第卒得北山為之師焉夫其養蒙於涵濡之素而就正於一變之餘則賢父兄嚴師友之功豈可少哉輙因是帖妄論先生德業之所以成庶幾知所慕效云爾

潘默成醒醉帖

默成先生乞酒真蹟戒酒文墨本葉君審言合為一卷題云醉醒帖予讀之其乞酒也以杜門養痾他無所需惟醉鄉之為快其戒酒也以病渴由酒故悟千金方之言暫止千日夫酒能蠲痾亦能致疾先生之或飲或止皆以病故蓋攝生之宜也若其懼定力之不固而託詞於閒思大士則異乎吾儒者爾黄太史作發願文痛戒酒肉後復食飲如故二公此事正同夫制欲而不累乎

物雖佛學無不與吾同彼其心所無住而艷至於自恣吾之心有所主而動必適宜宜飲而知節二公之不滞於一固儒者之常也吾觀子朱子之於黄公亟稱其孝友之美而於公則以剛而慈者當之二公之師表百世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鄭北山墓誌銘跋

何耕道夫撰 北山何基篆 葉閣天啓書

甲戌乙亥間某杜門深居日無所為則取家所藏鄉先生遺文逸事裒集之名敬鄉録第聞見單寡未敢旁及

間以詢之友朋而許君益之手録北山鄭公行實以来尚恨未見全集及誌銘之屬時葉君審言寓坦溪實公裔孫家詢之得墓銘遺事雪竹賦卷再拜伏讀益知公之詳惟吾邦人物挺出建炎紹興間忠義感畧則宗簡宗公文學氣節則默成潘公而公扞圉勤勞志在恢復當時並稱宗如老虎之當北鄭如伏熊之臨西公平生與潘稚契立朝不主和議亦合至於辛忭檜相竄斥以死其受禍尤甚若公者參於二公之間不亦偉乎英風

遺烈焰映鄉井後生小子仰之猶足以矯然有立也某既取雪竹賦諫和議救胡邦衡二書及他詩文入録中而又反覆此篇於其銘文之感慨題義之奇古楷法之精嚴見諸公之風誼又讀公之子良嗣乞銘之書至情懇切亦交有發焉豈非平生大幸哉既以歸之坦途談（闕）姑識歲月於後

北山感雪竹賦後題

士君子以平生之志發為一時之言而一時之言或為

終身之符若北山鄭公所作感雪竹賦是也方其比物發興引以自道異時奮扳於困厄之餘不屈於摧折之際往往如之夫修身踐言之死弗變固有志者之事而辭氣威儀所以定命者其理亦微矣昔王沂公賦雪梅雪中未問和羮事先向百花頭上開果踐魁台韓魏公賦雪老枝擎重卒荷大任今鄭公雪竹前後輝映三公者皆宋之偉人也吁亦異哉

蘓文忠公雜書小册

右蘊文忠公雜書一小冊文定公題識二十八字冊本抄黄石公素書及占相等法題乙卯歲寶元元年文忠纔二歲文定始生乙當作己誤也此公早年所嘗繙閱往往因餘紙信手肆筆縱横斜正間見錯出如道德經文杜韋韓公詩章及雜事古語雖無倫次而皆可諷誦又作人物面目樓樹水波游戲姸巧悉有思致後来書畫之妙已見於此擬對制策稿論列時事十數條按公嘉祐六年所對策首用此文而移下一段以為結語中

間如勤説御臣制敵用人阜財消變之方皆與此合蓋當時天下之事其要有幾惟明者所見畧同而言必出此有以見公之偉識非區區揣摩套話者比也至若弟懷其兄而書之前兄懷其弟而書其後追計歲月感嘆離合使人惻怛之心悠然而生豈徒好云乎哉文定公長子湧泉少傅僑居婺其家寶藏此冊裔孫某出以示余三百年物手澤如新風規可仰既欣幸寓目因叙梗概以識而歸之

于介翁詩選後題

于介翁先生名石因所居鄉自號紫巖徙城中復丙溪之號貌古氣剛喜談諧早慕杜氏五高之為人後師王定庵業詞賦接聞諸老緒論故其學多所通解自負甚高世變後一意於詩出入諸家豪宕激發氣骨蒼勁望而知其為山林曠士一時吾鄉言詩者皆莫及也愚年十二三時從之遊會以故舍去後數歲見愚所作輙曰是子當不下人向之不能卒業彼此交以為恨而稱道

誘掖惓惓不怠猶有古人之風焉未幾死矣平生刋稿七卷其子以板借人為所匿餘篇或購以錢久將妄為已作薄俗可嘆也予暇日因即其傳本及所藏續抄者選之為三卷雖愧力之未能廣其傳庶幾寫録散布不遂泯没俾掠美盜名者有所警九原有知亦足慰矣舊見金華山賦及樂府檃括出師表等作先生自以為得意者今皆無所考姑俟訪求又嘗得仁山金先生所為集序當時不列於編豈所見有不同歟然其歴叙山川

人物而歸重期待之意亦不為薄特溫雅之評似未切爾并附於後以示覽者云

題程敬叔讀書工程後

某頃年在宣城見人談四書集註批點本亟稱黄勉齋因語之曰此書出吾金華子知之乎其人咈然怒而不復問也蓋自東萊吕成公用工諸書點正句讀加以標抹後儒因之北山何先生基子恭魯齋王先生栢會之俱用其法北山師勉齋魯齋師北山其學則勉齋學也

二公所標點不止於四書而四書為顯魯齋自早歲迄晩年又不一本視北山尤詳學者所傳多魯齋本也仁山金履祥吉父並遊何王之門導江張顏達善則魯齋高弟其學行於北方故魯齋之名因導江而益著金張亦皆有所點書其淵源有自来矣四明程君敬叔著讀書工程以教學者舉批點四書例正魯齋所定引列於編首者而乃誤以為勉齋毋乃惑於傳聞而未之察歟竊觀程君叙所見書有四書諸家發揮者不止一人王

氏正始音金氏尚書表注四書疏義考証金氏有大學疏義論孟考証未記魯齋以天台陳茂卿夙興夜寐箴上蔡書堂諸生并其手書則於吾鄉諸公之學尊信深至凡其言論風旨固所樂聞而惜無以告之者某晚生知慕鄉學痛緒論之浸微惜遺書之多喪比年尋訪考求間獲一二所恨未識程君倘各出所有以相參訂而求其用於心則往者有知亦忻於異世之有同於我者矣姑附是編之後以致予意云魯齋亦有類聚朱子讀書法一段在上蔡院講義中

陳氏鳳髓集後題

詩集句起近代往往采拾諸家而間一為之未有專取一家之作而用之全編者也文文山在羈囚中始專集杜陵詩以發己意咸謂創見今觀九華陳氏鳳髓集則知前乎已有此矣夫杜陵之詩浩博深宏涵蓄萬象巨細無不有而於古今之治亂得失人情之舒慘戚忻亦莫不散布畢陳斯人乃能融液貫穿排比聯合大篇短章詞從句順宛然天成積至數百首之多既免夫鴻鵠

家鷄之嘲而自謂得鳳髓膠絃之妙其用心不既專且勤乎夫良工之機錦經緯錯綜順而成章者固燦然可觀若夫剪綴百衲横斜曲直紋縷相值不差毫分要非極天下之至巧者不能也陳君名巖字民瞻自序在宋淳祐中今且百年而未傳於世景德上人宗公出以示予俾題其後故為論之如此烏乎文章在天地間其變無窮不可測知當杜陵有作時豈預為後人設哉由今而後凡前世諸大家皆可倣此而為之推其端原必自

陳君君亦足以為不朽矣

因閱縉雲馮時行集有跋楊序之草堂集句知昔人亦有為此者多不傳耳

讀易雜記後題

學者類喜言易今世尤甚愚不知其何說也自漢魏以来王輔嗣之說單行雖未盡善而數百年實宗之至宋而邵子闡伏羲之秘程子衍周孔之文朱子又發明易專為卜筮作融會義理象數之旨說者無以復加矣所

宜虛心潛玩以求聖賢之心不當橫生已意喜新好奇穿鑿破碎務以求多為也其有名為祖程朱而誇多騁博援引冗襍自相矛盾不之顧又有撫前人之所已言以為已出架屋下之屋不相為嫌若是者葢不勝其紛紛焉果何益於易哉某讀是經有年頗厭衆說乙亥丙子之歲来池建德陸走道遠不能多負書獨取古易呂氏音訓程傳仁山金氏標點者朱本義壮山何氏啓蒙大傳二發揮曾齋王氏諸圖論自隨與兒輩說讀懼汨亂也既

而番昜新安友人摹記鶴山魏公集義平庵項氏玩辭及近時纂集者數家自周程諸門人下及朱吕淵源所自可以叅觀但其取漢上朱氏以俻象數一家未免蕪雜項氏説多精善其餘家類皆擇弗精語弗詳以此較彼是非瞭然矣竊不自揆管窺之愚時亦有之因記於篇將就正於有道非敢言易也且俾兒輩知守正途而毋忘鄉老先生之所以導啓我者則其於易學蓋庶幾焉

朝峯亭詩跋

右朝峯亭詩梅公聖俞為建德縣令時所作也後三百餘年予来是邦求其故迹則堙没久矣問之遺老言亭在山絶頂上前對玉峯故名及考宛陵詩則云亭去公署二十步較今所指處似遠豈向来公署非止此耶又云四山囬抱如朝揖之勢則非因對玉峯而名俚傳何可信也詩言四時景趣形容殆盡周環溪山風物宛然如故獨其地荊棘彌望牛羊交跡林木之盛無有而所

謂民訟日稀終歲探賞今又豈有此樂耶余既營梅公亭而朝峯猶有所未暇以俟後人因嘆是邦文物之陋凡公題詠無有道其片言隻字者乃取中池州之後詩悉書以遺邑人而以是作附刻於亭記之背且命沿山雜植花木幸毋毀傷數十年後盡復舊觀賢大夫退食之餘徜徉曳杖登臨賦咏以追梅公之樂則予雖不及見亦不足恨也

梁昭明太子書隱山寺榜碑跋

建德縣隱山寺有梁昭明太子書榜隱山之寺四大字昭明性愛山水嘗至池往往有遺跡處或亦涉縣境中此書傳是其親作八百餘年而宛然獨存亦異矣宋崇寧㾗村有牌墨猶存之語宣和二年尉張昇摹本以刻於郡城西廟中淳熙守表說友人又取真跡龕置神殿側其崇敬如此所傳信不誣矣某丙子秋視旱抵寺訪尋在東廡室隅塵土翳蝕徙以出拂拭諦觀嘆其筆勢雄秀莊重因語僧某曰此何惜一石而不為永久計耶

間稍剝落俾摸池廟中石本參訂刻之庶幾完善明年春以賑饑復至已買石礱治未幾視則石斷為二不可用矣仍語某毋以是懈當決成之又明年六月某来告曰前之月寺傍溪水暴溢岸崩出一巨石高七尺許濶幾半碑製具而無文計字位置且有餘殆神明之靈陰有以相之叅端實自公頎紀其概某欣然為書使并刻於下方云是歲為至元重紀之四年龍集戊寅九月壬戌朔越幾日具官吳某題

建德縣學塼碑跋

建德縣學塼碑延祐丙辰教諭程端禮所立也天歷已巳燬於火他無冊籍於是人利為欺隠匿竄易之弊起久將不可勝言矣某來訪求模本閱歳始得之乃伐石重刻躬自參校悉如其舊庶幾前人用心之勤不致泯没繼令有所案據稽考而奸欺之徒不得逞志則其於學校亦不為無補焉

跋山谷草書船子和尚漁父詞

漁父詞始於玄真子青箬綠簑一首山谷老人檃括爲樂府詞船子和尚夜静水寒之偈亦以樂府歌之蓋其所甚愛也此十五首世多未見蕭散閒澹中時寓深意與偈句同一機軸而老人書法奇逸又足以發之蓋矜韻既高落筆自勝世之用志於詞翰者覽此可以有省矣

跋葉審言所藏晉唐石刻

梅花蘭亭婺倅廳本石初製三段後爲五此正五段石本前輩稱其有定武典刑者也獻之保母帖所謂黄門

罔在今會稽城外十餘里禹穴天柱之間其文固有望於後人之無傷而曲水小硯并出人間豈字畫實爲之累耶虞永興書汝南公主銘當是他帖中剟取者元魯山銘李華作顔公書此乃别幅小字不知何人王懷瓚銘亦不可攷五紙皆完善而其二出吾里梅花石今不復有王刻猶在晉唐風規未遠後生新學其尚知葉君裒萃之意哉

跋宋賢手帖

歐公書稱甲科得人不獨朝廷得賢亦使學古者勉勵此真大人君子識治者之言吳傳朋為友嘗僻闕且憐其久閑已不能少展力足以見達官顯人念舊之誼蘇卷直從人覔香求白蒲萄本託置金竹簡紙獨卧粗毡雖事涉瑣細自是詩人隱士一種風致皆可敬可喜而況於翰墨之清麗交映互發乎

蕭懿祠堂斷碑跋

蕭懿衍之親兄而心跡不同懿忠而衍篡也事具史傳

明甚而山陰陸游引伯叔文叔同起為比謂大蕭齋恨死不及見梁之興何其誤也吾友張子長為論糾正之使陸氏復生亦當無辭以辨廟碑立於漢中者蓋懿以永明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魏軍入漢中圍南鄭懿拒擊觧圍遁去又追逐氏師楊元秀取魏六城邉境以寧嘗有功兹地故爾是碑宋乾道中始為趙彦博所知遂傳於世彦博字富文為吏精敏有聲其餘力亦不及此按碑稱皇太子臣綱奉勑撰下不著書者氏名或

在殘缺後段今彦博直云簡文書豈别有據乎考古實事要不可不謹也第五行海内字下有浩浩二字似亦非完文覽者詳之

跋汪元思固窮集及所録朱吕二先生詩帖

大愚吕忠公謫廬陵獨善汪公裂裳褁足送之後徙卒高安其弟約叟輟試往護其喪兄弟遂以義聞士大夫間昔徐晦之不負楊臨賀巢谷之遠從二蘇公黄太史没宜州有永州唐生者爲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特立獨

行之士風聲意氣信不間斷也獨善之孫元思力學忍貧自為貧約十條指心以誓其友胡潛類聚聖賢處貧言行為固窮集貽之元思以貧約附焉質於壮山何先生愈厲其操卒死於窮烏乎好義者民之天而固窮者士之節夫能抗慨赴人急難不為威武勢焰屈者始有以固其窮而委靡恇怯苟慕富貴者必不能見義以勇為固窮之善殆有得於獨善之窮汪氏兄弟祖孫是或一道也葉君審言家藏元思固窮集因録諸呂所與獨

善詩帖約叟髙安行程歴中哭大愚詩并何王諸公稱賛之語萃為一帙某既竊嘆復推説以附於諸老之後云獨善名大度字時法約叟名大章元思名開之

題家藏淵明集後

予家淵明集十卷第三卷首有題云淵明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乙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悦攷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作也中有乙巳歲三

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觧印綬賦歸去来兮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得施作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之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載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以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有無標晉年號者其所記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意也世之好事者多尚舊說今因詳校故書第三卷首以明五臣之失

且袪来者之惑焉愚按陳振孫伯玉亦云有治平三年思悦題思悦者不知何人今未有考但其所論甚當而有未盡考宋書南史皆云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李善著文選淵明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下題引宋書云云葢自沈約李延壽皆然李善亦引之不獨五臣誤也今考淵明文惟祭程氏妹文書義熙三年祭從弟敬遠文則云歲在辛亥月惟仲

秋自祭文則曰歲惟丁卯律中無射惟丁卯在宋元嘉四年辛亥亦在安帝時則所謂一時偶記者信乎得之矣

本傳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潛游廬山宏令其故人龎通之買酒具半道栗里邀之集中荅龎參軍四言五言各一首皆叙隣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龎主簿者即參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証移家之事陳氏書録稱吳仁傑斗南有年譜張縯季長有辯証俟見而

并考之耳

湯伯紀注陶淵明述酒詩定為庾辭隱語蓋恭帝哀詩發千古之未發諸公皆韙之其中難解亦不敢決得存疑之意愚嘗有一二管見補之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黄融風久已分素礫晶脩渚南岳無餘雲湯注司馬氏出重黎之後此言晉室南渡國雖未亡而勢之分崩久矣至於今則典午之氣數遂盡也素礫未詳脩渚疑指江陵愚謂以離為

黎則是陶公故託其字以相亂離南也午也重離典午再造也止作晉南渡説自通書我則鳴鳥不聞陶正用此鳥指鳳凰此謂南渡之初一時諸侯猶盛也礫小石其樂闕天也吾於陶公亦云

湯公因釋述酒詩遂及諸篇直以暴其心曲故不汎論甚簡而精愚讀之偶有所見附著於後云

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流人異世殊慨然寤嘆念兹厥初孔服遂依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云云蘓

明允族譜引一篇之意不出此數語

命子詩末句亦已焉哉鄭康成誡子書末曰若忽忘不

識亦已焉哉公正用此意陸放翁筆記云爾

歸鳥四章一章和風二章接清句下三章日夕氣清四

章寒條具四時意

歸田園居第一首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古鷄鳴行

鷄鳴高樹顛狗吠深巷中陶公全用其語第三篇種豆

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本楊惲書意

五柳先生傳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被褐欣自得屢空嘗晏如自何晏注論語以空爲虚無意本莊子前儒多從之朱子以回賜屢空貨殖對言故以空匱釋之今此以被褐對屢空又飲酒第十二首顔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於老以屢空對長饑朱子之意正與之合

還舊居詩疇昔家上京按上京在今南康邵城外十里栗里原去郡一舍則公嘗徙於此前有移家詩不一處

也

擬古第二首聞有田子泰節義為士雄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又按疇始從劉虞虞為公孫瓚所害誓言報仇卒不能踐而從曹操討烏丸節義亦不足稱陶公亦是習聞世俗所尊慕爾第三首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縱橫舒翩翩新来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来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託言有不肯背棄之義

雜詩第二首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陶公之志非念他忠憤而已

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此與述酒篇流淚抱中嘆傾耳聽司晨之意同也

讀山海經第一首遶屋樹扶蘇湯注扶蘇本太玄罔按

燕刺王傳劉向封事皆有此語在揚雄前第十首刑天

舞干戚他本誤作形夭無千歲曾紘伯容為辯正之

桃花源記并詩洪景盧云後人因陶公記詩不過稱賛

仙家之樂唯韓公有渺茫寧知偽與真云云不及所以

作記之意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為言至云無論魏晉

乃寓意劉裕托之於秦爾胡仁仲詩云靖節先生絶世人奈何記僞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為秦民故作斯文寫出意要似寰海離風塵斯説得之愚早歲有題桃源圖云云頗與此意相發故録以俟

徐文清公手書襍稿後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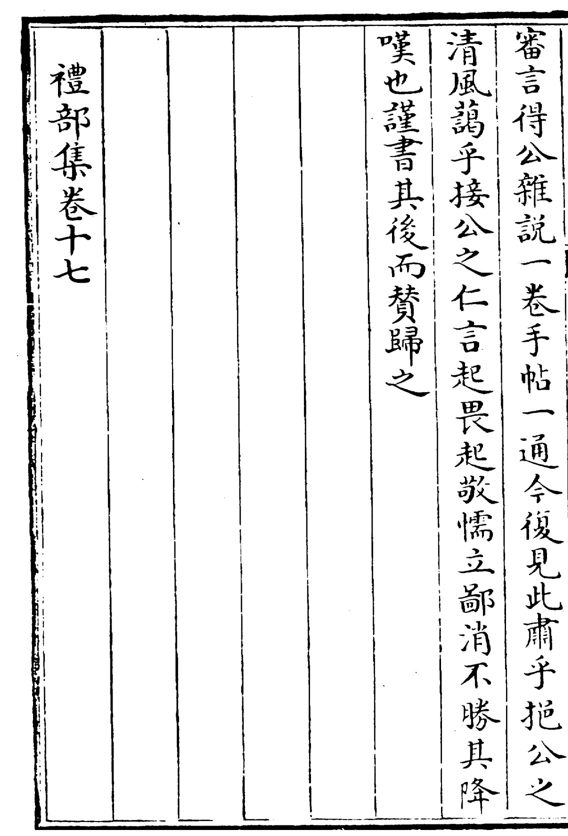
右故宋侍讀文清公毅齋先生徐公手書襍稿一冊起乙酉止壬辰之所著也公起家諸生踐歷中外以亮直敢言著聲嘉定中提舉江東常平茶塩上書忤時相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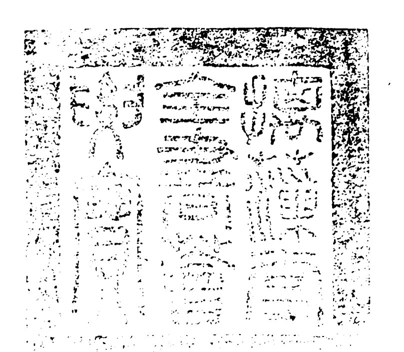
罷歸乙酉當理宗即位寶慶之初鄉人葛樞密容父喬侍郎壽朋代為請祠紹定戊子力乞休致又明年庚寅命下端平被召晉擢中秘奉常手疏數千言極陳時獘侍讀經幃開陳友愛之道用是復濟邸主爵請廢王安石從祀祀周程張朱請以趙忠定侑食茂陵北使至無國書請館之於外如晉叔向辭鄭故事又忤時相皆關係之大者一時儔俊傅景初楊敬仲柴與之趙昌父劉平國陳師復共薦慎景元魏華甫袁廣微同列今猶誇

詡傳誦也葢自公之居閑十五六年此冊所載始終八年優游休退自警者凜凜甚嚴而於親友之慶弔問祭燕集往来悃欵真誠風流篤厚至於晅涼晴雨之候卉木禽獸之情狀容察深省託興寓懷而無一言一事之不出於正葢其學問涵養不怠於閒暇之時故風節議論彌篤於晩暮之後於此可攷矣公早受業鄉先生大治主簿葉君子應後乃從朱子游簿君實東萊門人前脩既遠緒論寖微晩學之所深恨間嘗叩之簿君曽孫

審言得公雜説一卷手帖一通今復見此肅乎挹公之清風藹乎接公之仁言起畏起敬懦立鄙消不勝其降嘆也謹書其後而賛歸之

禮部集卷十七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　椿